

徐敬修 修編

中學論說新範

上冊

東華書局印行

# 中學論說新範第一冊

## 一 原謙「論說體」

周駿聲

引證古語  
起字  
正說出謙

易彖辭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旨哉言乎。孔子之作春秋也。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夫上記隱者尊之也。曷爲尊曰。尊其讓國之至德也。然則謙爲君子之美德明矣。秦漢以來。此義漸晦。於是篡弑取國。攘奪成家者接踵而起。在上者爭權奪利。在下者奔競夤緣。司馬遷有慨于此。所以作史記。于世家則首列吳泰伯。于列傳則首列伯夷。蓋以太伯讓國。不承翦商之志。伯夷遜弟。不爲骨肉之爭也。故謙也者。家之所由。國之所由。安易于六十四卦。惟謙卦六爻皆吉。非卽斯意也乎。

反迫出謙  
字  
回應起筆

釋義 ①【易】書名六經之一。②【彖辭】孔子晚年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按彖辭所以論卦也。③【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易經謙卦中彖辭。其意蓋謂人能謙則

其居尊者其德愈光、其居卑者人莫能過此。④【春秋】本魯史記之書名、孔子刪定之、自魯隱公元年至魯哀公十四年、凡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當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遂至此而止。⑤【晦】不明顯也。⑥【奔競】謂奔走爭競、急於見用也。⑦【夤緣】攀附也、夤音寅。

⑧【司馬遷】漢人、字子長、著有史記一書。

⑨

【世家】史記紀諸侯王之事、謂之世家、取開國承家、世代相續之意。

⑩【吳泰伯】

周太王之長子季歷之兄、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與仲雍逃之荆蠻、以避季歷、自號句吳。⑪【列傳】史記之傳人物也、題云某人列傳、謂敍列其事略、令可傳于後世也。⑫【伯夷】殷孤竹君之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⑬【翦商】翦滅也、謂欲滅商而代之、（詩經）至於太王、實始翦商。⑭【遜】辭讓也。⑮【六爻】卦畫謂之爻、重卦六畫、故有六爻。

## 段落

①引易經語、揭出全篇大旨。

②說孔子作春秋之尊重謙德。

③說司馬遷著史。

記之重視謙德。四總結出謙之效益。

## 二 原學『論說體』

潘月良

直起

引證

暢發議論

說文學覺悟也。蓋就教者而言之謂之覺。就學者而言之謂之悟。吾嘗因名而思義焉。我國當春秋之世。學風最盛。若黃老。若申韓。若管商。若楊墨。若莊列。學派多歧。大道乃亡。此所爲痛宋公之哭也。然則學貴精一。不貴分歧。有明證矣。一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中之云者。精之至也。一之至也。精一之理。蘊於吾心。心本空。空有靈明焉。當其未覺。心本渾然。及其澈悟。印象歇然。是心也。何心也。曰。道心也。大學之所謂明德。孟子之所謂良知。皆是也。吾於叔重之釋學。而推原其義。如是。吾於是乃見道焉。」

釋義。○「說文」即許氏說文字書。名漢許慎著。○「黃老」道教祖黃帝老子。故謂

到上文  
一收更願

道家之言曰黃老。②【申韓】申不害及韓非主刑名之學。④【管商】卽管仲商鞅管仲相齊桓公而霸諸侯商鞅變法而強秦。⑤【楊墨】卽楊朱墨翟楊子主爲我墨子主兼愛。⑥【莊列】卽莊周列禦寇學本黃老稱爲道家。⑦【歧】分歧也。⑧【痛朱公之哭】孔稚圭北山移文云「豈期終始參差蒼黃反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其意蓋謂墨子見素絲而泣楊子見歧路而哭可以比士無一定之志不能免二人悲哭也。⑨【書】卽書經。⑩【允執厥中】信能執其中也。⑪【蘊】積蓄於中也。⑫【大學】書名曾子所作。⑬【孟子】書名孟軻及其弟子萬章等所作共七篇。⑭【叔重】許慎字。

**段落** ①說明學字之意義。②說學貴精一。③說學能精一乃可見道。④以自述心得作結。

### 三 論孝 『議論體』

周維新

分兩層說  
追出孝字

淺一層說  
進一層說

本而得爲茂林喬木者。人無父母。尙得爲人乎哉。」夫人之幼時。呱呱以啼。啞啞以笑。一無所能也。寒不能自衣。飢不能自食。必待父母衣之食之。所怙者父。所恃者母。鞠育顧復備極劬勞。此在幼稚時然也。及既成立。送之於學校。教之以詩書。金錢之棄擲不惜也。精神之損耗不顧也。父母之於子。固若是周且至矣。爲子者當何如乎。曰。孝而已矣。余觀今之爲人子者。能孝者有幾。藉曰孝焉。亦不過竭旨甘之奉。循問視之常已耳。此而曰孝。特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烏足以言孝。昔孟子有言。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蓋指人心言也。人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卽中庸所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爲能合於孝之道焉。彼能養父母之志者。而素乃眞率矣。不然。烏知反哺羊跪乳。養而不敬。異於禽獸者幾何。不觀古之夫舜乎。完廩浚井。瀕於死者屢矣。以彼頑嚚之親。而其愛慕也如故。迄今名。

有一唱三  
歎之妙

傳千古。雖鄉村之婦孺無不知有大舜其人也。他如泣杖之伯俞。奉檄之毛義。亦皆以孝行稱。而足爲後世法也。嗚呼。古人往矣。誰非人子。誰無父母。吾人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慎勿自乖倫理。而獨讓古人專美於前焉。夫而後可以爲人。夫而後可以爲子。」

釋義

○【茂林喬木】茂盛之樹林。高大之樹木也。

○【呱呱】兒啼也。(書經)啓

呱呱而泣

○【啞啞】笑語也。

○【怙】恃也。(詩經)無父何怙。

○【鞠】養

也。

○【顧復】眷念之甚也。

○【劬】勞也。

○【藉】借也。

○【旨甘】人子

養親之物也。(禮記)

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幾希】無幾也。

○【中庸】書名。子思所作。

○【浚井】開井使深也。完廩浚井事見(孟子)

○【瀕】近也。

○【嚚】音銀。口不道忠心之言也。

○【泣杖】韓伯俞有過。其母

笞之。泣其母曰。

他日笞子。未嘗見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愈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

使痛。是以泣。

○【毛義】東漢廬江人。以孝行稱。府檄以義爲安陽令。喜動顏色。後母

死去官屢徵不出。②【乖】背也。

## 段落

①從水源木本陪出人與父母。②從父母鞠育培植之恩說出孝字。③說今人以養父母之口體爲孝。④說出孝之真義。⑤引證古之孝子。⑥以勉勵作結。

## 四 性善性惡辨「議論體」

姜玉琳

虛冒

反覆申說

人之性果善乎。吾不得而知也。人之性果惡乎。吾亦不得而知也。昔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一竊意人之性。本無所謂善。無所謂惡。如掘泉然。引之東方則東流。導之西方則西流。吾人教之善則善。教之惡則惡。如曰性果善。何以如堯舜之仁。而丹朱商均皆不肖。如曰性果惡。然孩提之童。未有不愛其親敬其兄者。由此觀之。可知人性無善無惡。在於習之而已矣。一然則孟子荀子之說非歟。蓋孟子之說順導之也。荀子之說逆遏之也。其說雖絕端不同。而要皆異趨而同歸也。惜其偏於一端。而未能合乎性。

評斷能具  
識見

相近。習相遠之宗旨耳。」

釋義 ①「荀子」名況，戰國趙人，其學以孔子為標準，而倡性惡之說。②「丹朱商均」

「丹朱堯之子，商均舜之子，（孟子）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③「遏」止也。

段落 ①將性善性惡雙行說出。②說出人心之善惡全在乎習。③說出孟荀異同之點及其所偏。

### 五 李斯論「議論體」

劉廷芳

分起

問答

佐始皇為秦定天下者，李斯也。假遺命殺扶蘇，立胡亥，以致秦亡者，亦斯也。嗚呼！斯欲亡秦乎？然何竭其力為秦定天下？斯欲安秦乎？然何廢長立幼，以致秦亡？曰：為秦定天下，斯之本心也。至於廢太子，立胡亥，以致秦亡。乃斯無學識，誤於趙高計也。夫斯僅授荀卿定天下之術，實無治天下之能。彼無治天下之能，便當功成退隱，而尙猶戀戀於朝堂，又焚書坑

正負法

儒嚴刑峻法。掃除三代之仁政。破壞先王之禮樂。天下叛秦之機已伏。况棄賢立昏。廢長立幼。秦之滅亡必矣。嗚呼。謀之邪者禍人必甚。禍之極者罪惡易盈。斯之具五刑。夷六族。寧爲過歟。

釋義 ①【李斯】楚上蔡人。從荀卿學帝王術。西仕于秦。始皇既定天下。斯爲丞相。定郡縣制。下禁書令。二世時。趙高誣斯子李由與盜通。腰斬咸陽市。②【假遺命】始皇崩于沙邱。斯與趙高謀。祕不發喪。矯詔賜長子扶蘇死。③【胡亥】始皇少子。卽位後。是爲二世。④【峻法】嚴厲之刑律也。⑤【五刑】古以墨劓、剕、宮、大辟爲五刑。⑥【三族】父母兄弟妻子爲三族。

段落 ①說出李斯與秦之關係。②推論斯之佐秦亡秦之故。③論斯之不能功成身退。致因以亡秦。④結論斯之所以不得善終。

## 六 擬韓退之雜說『論說體』

陳祥

求棟梁者必於木。而木不必皆爲棟梁。蓋材有大小。適於此者。或不合於

彼合於彼者。或不適於此。是以良工因材而用之。斯無棄材之患。棟撓覆壓之憂。」吳有營巨室者。廣聚羣材。而匠者不知用。於是宗者<sup>三</sup>者<sup>四</sup>。五者<sup>六</sup>楔之。宜斧者施之以鋸。宜刀者加之以斤。其室雖成。未幾而梁折矣。戶<sup>八</sup>敲引證事實。

論結  
彼合於彼者。或不適於此。是以良工因材而用之。斯無棄材之患。棟撓覆壓之憂。」吳有營巨室者。廣聚羣材。而匠者不知用。於是宗者<sup>三</sup>者<sup>四</sup>。五者<sup>六</sup>楔之。宜斧者施之以鋸。宜刀者加之以斤。其室雖成。未幾而梁折矣。戶<sup>八</sup>敲引證事實。

用之如何耳。大材而小任之。小器而大受焉。其傾覆也。非不幸也。宜也。一釋義  
①【撓】屈也。②【吳】地名今江蘇。③【栱】音茫棟也。④【桷】音角。  
方椽也。⑤【根】音隈門樞臼也。⑥【楔】音屑門兩旁所立之木也。⑦【斤】  
斫木刀也。⑧【欹】傾側也。

## 段落

①說明因材而用是全文主意。②以吳之營巨室者事反證上文。③以議論作

結。

## 七 梁武帝佞佛論「議論體」

胡日仁

佞佛之害

佞佛之害

世之病梁武者。莫不歎其佞佛之愚。謂佛以虛無寂滅爲教。帝負萬民之重望。宜以治國恤民爲事。而乃釋御服。持法衣。捨身同泰。甘作佛奴。國事之廢弛也多矣。一未幾。<sup>五</sup>侯景叛。梁困死臺城。爲帝自取。噫。此豈知帝者哉。一夫帝之佞佛。非有求於佛也。慨夫當時南北紛爭。帝欲以清淨慈悲之心。化天下之強暴。故借佛以遁其身耳。若以迷信病帝。豈知帝者哉。」

釋義 ①【恤】憐憫也。 ②【釋】解除也。 ③【法衣】僧衣。卽袈裟也。 ④【同泰】

寺名。武帝三次捨身同泰寺。 ⑤【侯景】人名。初爲爾朱榮將。後歸高歡。旋降西魏。又請附梁。武帝封爲河南王。後舉兵反。圍建康。陷臺城。武帝以憂憤死。

段落 ①論梁武之佞佛誤國。 ②論梁武之死乃其自取。 ③推論梁武佞佛之故。獨具雙眼。

## 八 鼠智「記事兼說明體」

世人每不忽於乍。而忽於恆。乍之來。惕焉懼之。恆則狎而近之。故子產論政。以爲人之死於火者鮮。而溺於水者常。此不獨人然也。物亦如是。余本斯理以取鼠。蓋數數獲焉。<sup>一</sup>余苦鼠患久矣。每向暮。室影模糊。則跳梁東

西相應。<sup>六</sup>徹夜無斯須甯。呵之弗畏。<sup>八</sup>入。昵貓小。亦弗畏也。家中食物無收藏處。

余惡益深。適市購一機籠歸。張機懸餌。置常所往來處。候之數日。闖如。或

亦列隊過其前。率驚避。乃益絕其食源。倉廩悉密閉。又候之未幾。一鼠麃

其中。如是者再獲。如之於是。勢頓輯矣。<sup>七</sup>噫。當其始之相戒不入也。蓋驚

其來之突。而識其害已。其智有足多者。乃繼也。<sup>十</sup>翫習日久。狎其無能。而又

飢餓戰於中。香餌誘其前。遂鋌然走險域矣。世母謂鼠智之終短。苟人際

此。甯待三歟。<sup>九</sup>」

釋義 ①【乍】忽也。 ②【惕】驚也。 ③【子產】春秋時鄭國人。 ④【數數】音

應上文乍  
字上文恆

湖屢次也。㊂【跳梁】狸狌趨捷之狀。㊃【徹夜】猶言通夜也。㊄【斯須】暫也、猶言須臾。㊅【睨】古瞷字、音夷、目小視也。㊆【閑】靜無人也。㊇【輯】斂也。㊈【翫】音玩、相習也。㊉【餒】飢餓也。

段落 ①揭出乍恆兩字爲全篇脈絡。②記鼠智共分兩層。③根據乍恆二字說出鼠智之終短並輕輕側到人類。

### 九 說寶「說明體」

楊書仰

雙行寫入

金銀珠玉。世俗之所寶也。仁義道德。賢士之所寶也。人第知金銀珠玉之可寶。而不知仁義道德之可寶。則其人之賢與愚。相去遠矣。「今夫金銀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非若菽粟布帛之可養命也。而世顧趨之若驚。求之不遺餘力。一旦禍生不測。因而喪身。雖欲安於菽粟布帛而不可得。庸非無益之寶。爲招禍之媒也耶。故孟子曰。寶珠玉者。殃必及身。此之謂作一論斷。

也。一周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sup>四</sup>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卽此而論。所寶當擇其有益者。此王孫圉所由不以白珩爲寶也。<sup>五</sup>吾聞古來志士。有以氣節爲寶。而至死不變者矣。有以仁義爲寶。而舍生不顧者矣。<sup>六</sup>蘇子卿之不屈匈奴。<sup>七</sup>文天祥之爲國殉難。殆亦以氣節仁義爲寶歟。然則吾輩士人。尤宜輕貨利而寶仁義。輕尺璧而寶寸陰。庶寶其所當寶。而不囿於世俗之所寶也。<sup>八</sup>

反證一句  
先引出兩箇古人然後轉到吾輩是文章訣巧處

釋義 ①【菽】豆之總名。②【鶩】音務鳴也。常羣游水中。故云。

③【庸非】猶言

豈非

④【周書】書經中泰誓秦誓等三十二篇。謂之周書。

⑤【楚書】春秋時楚

國之史書

⑥【王孫圉】楚大夫。嘗聘于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楚白珩之

寶焉。圉曰。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sup>八</sup>⑦【蘇子卿】卽蘇武。漢武帝時出使匈奴。被留。

居海上。仗節牧羊十九年。始得還。<sup>九</sup>⑧【文天祥】宋末忠臣。被元兵所執。拘于燕京卒。

不屈死。九、圓音右，識不廣也。

## 段落

一說出世俗之寶與賢士之寶。二推論寶珠玉之害。三引書反證出所寶不在

金銀珠玉。

四引證古人說明氣節仁義之可寶並勉勵吾人。

## 十 讀項羽本紀『序跋體』

嚴雅惠

太史公著史記。敍帝王則曰本紀。敍公侯傳國則曰世家。敍公卿偉人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項羽于本紀。所謂自亂其例者也。「羽亂世之雄耳。而未嘗爲帝。則亦與陳勝吳廣等耳。而列之本紀何哉。」豈不以秦之亡。羽之功爲巨。與則首難者陳涉。胡不列之本紀哉。抑秦季政由羽出。號爲霸王。故特創其例。與則義帝之立。羽固嘗北面臣之矣。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楚漢相持。中國未嘗爲羽一也。豈得而列之本紀哉。非自亂其

例而何。一或曰。史公好奇。列羽于本紀。蓋崇拜英雄之心。而深惜其無成。引他人之說爲辯駁。

也。若然。則無怪後世之疑爲謗史矣。」

釋義 ①【太史公】司馬遷于漢武帝時爲太史令之官。故云。②【項羽】名籍下相人。秦末與叔父梁起兵吳中。梁死。羽與秦軍九戰皆勝。自立爲西楚霸王。與漢高祖爭衡。卒爲高祖所滅。③【陳勝吳廣】秦末二人首先發難。勝自立爲楚王。後皆被害。④【義帝】楚懷王孫。心項羽尊爲義帝。猶假王也。

段落 ①說列項羽于本紀爲亂例。②說羽不當列于本紀之故。③詳說史公自亂其例分三層。④說史公有崇拜英雄之心。翻案作結。

### 十一 讀李陵傳『序跋體』

黃正銘

二賓一主  
匈奴漢之勁敵也。高帝以三十萬衆而困於白登。趙破奴以數萬騎爲虜於夷狄。陵無過人之才。所將又不及前人。孤軍步卒。遠出天漢之外。深入強胡之域。其敗也明矣。一旦年少自負。盛氣用事。不維主客之勢。而邀幸。